

六年前，北京音樂廳的一場12分鐘的演出，讓無聲合唱團走進了大眾的視野。在演出現場，全中國最挑剔的1,000多名音樂愛好者被14名聽障孩子的歌聲所震撼，他們紛紛伸出大拇指為孩子們點讚，不少人還悄悄擦去眼中湧出的淚水。演出結束後，合唱團的發起人李博和張詠相擁而泣，他們為那一刻付出了五年的時光。

六年後，合唱團的成員們陸續長大，有人離開、有人堅守，也有新成員加入。合唱團從最初的9人擴展到了20人，在中華思源工程基金會的幫助下，合唱團從廣西百色市凌雲縣特殊教育學校搬到了桂林市聾啞學校。如今，

無聲合唱團已經運行了11年，孩子們走出過去封閉的世界，收穫了自信；對李博和張詠來說，11年走來，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日子，堅定又純粹，「每個人都是一個孤島，都有自己的屏障或者不被理解的地方。從這個角度說，這些聽障孩子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，沒有殘障與不殘障之分。」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
◆圖：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

◆2018年8月4日晚，無聲合唱團在享有「中國音樂聖殿」之稱的北京音樂廳舞台上演出。



無聲世界天籟之音

李博張詠和聽障孩子合唱團的故事



◆張詠通過手勢教孩子練習發音。



◆近期，李博和張詠跟合唱團的孩子們合影。



◆李博通過聲音震動教孩子發聲。

2013年，新銳畫家李博和音樂人張詠組成一個樂隊，經常在北京各地演出。一次在北京街頭，兩人偶然聽到一名聽障人士唱了一嗓子，這聲音乾淨、純粹，好像整個生命都在吶喊。聽慣了好聲音的兩人被這聲吶喊震撼了。經過討論，他們萌生了尋找聽障人士錄製聲音素材用於藝術創作，讓更多的人聽到這種純粹的聲音。

在朋友的介紹下，兩人來到廣西凌雲縣特殊教育學校。但是聲音採集工作並不順利，在學校裏，他們才逐漸了解到，沒有經過足夠康復訓練的聽障孩子無法發聲。「我們也意識到為了自己的藝術去採集聾啞孩子的聲音有些殘忍，決定不做了。」

直擊心靈的聲音留住了他們

當兩人收拾完行李準備離開時，一名小姑娘跑過來，仰著頭喊出「啊」的一聲，11年過去了，李博對這個聲音依舊記憶深刻，「當時腦子一片空白，聲音直擊內心最柔軟的地方。」李博說，這時候再走，等於直接告訴他們希望不存在，放棄他們比沒人關注他們傷害更大。

聲音採集不做了，能為這群特殊的孩子做些什麼？兩人在賓館裏思考了三天，決定成立一個聽障孩子合唱團，通過這種形式讓他們與外界交流，而發出第一聲的那位小姑娘成了合唱團的第一名成員。

由於聽力受損，聽障兒童無法準確辨識和模仿聲音，成為學習發聲的最大障礙。這意味著無聲合唱團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借鑒，任何一次嘗試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第一次，這也意味著李博和張詠要付出很多，才能讓合唱團走上舞台。

合唱團成立之前，李博被法國的皮爾·卡丹藝術中心稱讚為國外最佳藝術家，每年有六個月創作的時間；張詠也是旅居廈門的音樂人，一首搖滾樂能將現場氣氛推到高潮。合唱團成立之後，李博將自己的工作時間壓縮至寒假和暑假的四個月中，每天16小時的高強度工作，但作品數量相比以前也減少了四分之一；張詠不僅退出了在廈門經營多年的酒吧，更把自己的妻子拉入合唱團的教學之中。

當別人對兩人所做事情不理解時，李博和張詠卻認為，這份工作受益最大的是他們自己，這種幸福是外人無法體會的。「無聲合唱團是一個藝術項目，也是一個公益項目。孩子們才是做公益的主體，他們在用自己的聲音鼓舞和感動著聽過他們唱歌的健全人。」

現學手語融入聽障童世界

合唱團成立伊始，只有9個孩子，李博和張詠各自分工，一個負責對外溝通交流，一個負責研究教學方法。通常情況下，一次普通合唱團表演的訓練時間為數周至數個月不等，但無聲合唱團卻用四年時間，用一個個簡單而又重複的「啊」，才奏響了一曲僅一分鐘有聲與靜默間的交流樂章。

「剛開始也不知道怎麼去跟他們交流，手語是現學的，通過問老師和寫字跟他們可以基本交流。」李博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剛開始困難非常多，無法把他們聚攏在一起，沒法跟他們溝通，他們嘗試去跟孩子玩、生活在一起，大家彼此信任了，教學才真正開始。

從未講過話的孩子們舌頭軟弱，不知道

如何掌握發聲技巧和細微感知，同時也很難集中注意力。張詠發現孩子們對震動很敏感，於是通過震動的方法讓孩子一點點發出聲音。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自己靠近一些，讓孩子摸著我的嗓子，兩個人共同發出一個聲音，當身體共振後就能達到一個音了。」

學會發聲還不夠，還要給孩子們分出聲部，為了一張嘴就能精準發出自己被分到的音高，孩子們要盯著校音器反覆練習。為了讓聲音更穩定，孩子們每天都要背部緊緊靠著牆面，踏起腳感受自己的丹田。

台上一分鐘 台下四年功

就在這枯燥又辛苦的訓練中，轉眼間到了第四年頭，在臨近第27次全國助殘日的時候，無聲合唱團在廣西凌雲縣禮堂迎來了第一次登台演出。李博回憶說，「一分鐘的演出，孩子們整整花了四年的訓練，他們用自己的『缺陷』表達自己，這是一個突破。」

2018年8月，無聲合唱團在北京音樂廳舞台上演出。1,024個座位坐得滿滿當當，12分鐘的合唱演出後，替代掌聲的，是每個人把四指收攏在掌心，將大拇指豎起來，這是人類掌握的最簡單的一種手勢，觀眾用這樣的手勢，將讚美送給這群聽不見掌聲的孩子。一位為合唱團伴奏的結他手老師說，自己一邊流淚一邊完成伴奏。

在李博眼裏，這些孩子消弭了健全人與殘障人士之間的鴻溝，刷新了健全人對音樂的理解，這才是真正的藝術。「聽到好的藝術形式時，內心彷彿被彈了一下，這些孩子們就是好的藝術。」

拒絕商業化

守護好孩子們的純粹

特稿

李博希望合唱團能夠長久下去，但也面臨很多現實問題。六人的教學團隊讓他們工作分工明確，但經濟仍是最大的難題，每年50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經費，除了中華思源工程基金會贊助的10萬元外，更多的是兩位發起人自己出錢補貼合唱團。

還記得六年前的北京之行，李博和張詠兩人做了24天的安排，14人的演出隊伍加上音樂人和老師們的差旅費至少要40萬元才夠。在經濟壓力下，他們找到了一家公益機構，對方願意出資贊助，合同都簽了。然而在臨近演出前，兩人發覺對方只是想把孩子們變為賺錢的工具，立刻選擇了解約。「我們不想把孩子們變成演員，為了保護孩子們的純粹，我們敢撕掉一切。」

沒有了經費的贊助，快捷酒店住不起，他們住在北京郊區的一處員工宿舍；餐廳吃不起，他們借車自己當司機。在克服了種種困難後，合唱團終於登上了「中國音樂聖殿」之稱的北京音樂廳舞台，14名聽障孩子用一個「啊」字唱

起起伏落的《無聲三部曲》，全場觀眾瞬間被感動了。

冀為殘疾人藝術培訓帶來新啟示

張詠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目前課程體系都已經完整，若是一名老師帶一到兩名孩子，再加上每天培訓兩個小時，在這樣的條件下，剛剛入門的孩子在兩年內就可以登台。「但現在師資力量有限，培訓時間也要根據學校的教學來制定，剛剛培養出來，孩子要離開合唱團，又要重新開始。」

張詠說，實聽聲音只是正常人對聲音的認知，聲音還有正常人忽略的時間和振動，這些維度是無法去認真感受的。而聽障人群對此是更加敏感的，所以誰的世界更真實，誰又能真正體會這個世界，在這些方面沒有強弱和對錯之分。「這些孩子的發聲是正常人模仿不了的，他們的聲音是未經修飾的天然之音，保有著人類最原始的力量。」

李博希望用無聲合唱團的經歷給殘疾人藝術培訓帶來新的啟示。「我們現在有三套課程體系，教聾啞孩子發聲，高聲共振療愈和打擊樂培訓，目前只有文字大綱，希望更多人參與進來，最終將這種培訓方式在中國聾啞人群中推廣。」

合唱團帶給聽障兒童最好的禮物——生命

無聲合唱團的成員從最初的9人發展到現在的20人，地點也從百色市凌雲縣搬到了桂林市，人數的增多，環境的改善，孩子們也漸漸長大，他們中有的大學畢業後回到凌雲縣特殊教育學校成為老師；有的在大學深造或者準備考職業高中；還有的回到自己的村莊，陪伴在父母身邊。李博說：「孩子們或許會回到大山，回歸平常生活，但是合唱團帶給他們的自信會永遠陪伴他們。」

學者李紹珠在《聾兒早期康復教育》一書中提到，在社會性發展方面，聽障兒童夥伴範圍狹窄；社會交往欠缺，社會常識貧乏。

據了解，合唱團的成員大多都是建檔的貧困戶家庭，孩子們的父母多外出打工，他們與祖輩生活在一起，阻礙他們的不是殘障而是貧困，與父母交流少，對外界信息不了解，一些高科技的助聾啞產品根本接觸不到。但合唱團的經歷，讓他們對自己沒見過的事物感到好奇，而不是恐懼。

目前，合唱團還不能撐起專場演出，對於是否增加訓練量，張詠和李博目前也在猶豫中：若是將演出時間擴展到90分鐘，無疑會增大學生的壓力、老師的工作量，讓他們在音樂中很難放鬆下來，這就背離了他們的初衷。

幾次演出後孩子們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：原本自卑的孩子更自信了。張詠笑着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「去了大城市後，這些孩子還學會了『吹』，『吹』自己的經歷，有時『吹』就是半年。」在作為音樂人的張詠看來，通過合唱團，這些孩子若是將音樂作為自己的專業，那是令人欣慰的。如果只是改善了他們的生活，也令人知足了。